



裴德丽向小记者演示面塑艺术。本报记者 周国芳 摄

小记者们课后向“波姐”讨教。本报记者 周国芳 摄

## 手中面团变白兔，神奇！

## 写作要天马行空，牢记！



在一个平常的夏夜，演唱家——蝉在一展歌喉，闷热的微风吹拂着电线那纤细的身体。小主人像往常一样，干净利落地写完作业，收拾好书包，早早地上床了。但在他那普通的笔袋内，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会议。

“我们认为，我们不能再呆在这狭小的空间内了……”首先发表意见的是皮肤黝黑的钢笔先生。

话音未落，立刻被傲慢的橡皮所发出的浑厚声音打断了，“哼！你这个不知足的家伙，主人对我们那么好，他要是知道了你这么想，早把你扔了”。

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！”钢笔先生立刻反驳道。

他俩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是圆规让他们两个闭上了嘴，“你们都别吵了——”虽然他俩闭了嘴，但仍然怒视相对。

其他文具们也分成两拨，分别站到了钢笔和橡皮的后面。钢笔先生、铅笔弟弟、

## 文具出逃记 济南市舜耕小学四年级七班 杨铖

美工刀爷爷主张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而橡皮、可擦笔先生和直尺三个文具则知足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橡皮组的成员少，但嘴很硬。

“哼！你们不就是多了几个‘人’吗？我们才不怕呢！”橡皮说。

“没想到，你们还挺有志气。那又怎样？！我们才不怕你们呢！”说完，钢笔先生率领队伍，旁若无人地由美工刀把笔袋的拉链划开，大步向外走去。

他们要经历的第一个障碍是从笔袋所在的书包里出去。这对于文具们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问题。因为书包太高了，中间还横七竖八地插着几堵偌大的围墙——课本。

他们决定采取叠罗汉的方式，从书包里出去。最后一层叠完，足足用了三个小时。失败了无数次，但他们的意志仍未被打垮，所有文具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出去！

当看到书包外面的世界时，钢笔兴奋

地欢呼起来，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。直到书包里传来文具们的呻吟声，就连“橡皮党”也很好奇，他那混沌的头脑才清醒过来。他利落地翻出书包，找到一段不算长的麻绳，吃力地搬回书包旁，把绳子的一头扔进书包，让其他文具顺着绳子往上爬。

文具们顺着绳子爬出了书包，十分高兴。面对走向世界的第一步，他们开心极了。文具们排好整齐的队列，一个一个地跳下桌子，向房间外面走去。

还没出房间，就响起了一阵女声：“小明！起床啦！今天要早去上学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这就起床。”

“咦——文具怎么都出来了？”小主人一下床，便看到了满地的文具。连忙把他们都全都收拾回了笔袋里，还从上面加了锁。

就这样，文具的计划没成功，却比以前更加团结了。虽然橡皮和钢笔仍然怒视相对，但相比从前，变得好多了。

## 飞翔吧，鹦鹉 济南经十一路小学四年级三班 孔润暄

淑女”。它从来不会大声啼叫，还经常低着头，用嘴挠身上的羽毛，好像女孩子在梳妆打扮似的。它的背部黑白相间，很像麻雀的样子，它的腹部是蓝色的，像蓝宝石一样漂亮。

淘淘和丽丽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，说关系好吧，它们的确有时候又是亲嘴又是拥抱；说关系差吧，它们有时候为了一块食物，也能拼个你死我活。

它们来到家里几天后，突然发现两只鹦鹉有点无精打采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

觉也不睡，像得了忧郁症一样。

我问爸爸：“为什么它们不快乐呢？”爸爸说：“或许它们想爸爸、妈妈，想森林里的小伙伴了吧！”一瞬间，我仿佛明白了，是啊，失去了自由又怎么能感受到快乐呢？

我说：“我们不如把它俩放回森林吧！”爸爸对我赞许地点了点头。

我打开了鸟笼，两只鹦鹉立刻精神大振，一霎间冲出鸟笼，飞向天空。

指导老师：孙潇童

爸爸给我买了两只鹦鹉，我给它们俩分别起了名字，一个叫淘淘，一个叫丽丽。

淘淘的头大部分呈红色，但脖子是黄色的，像系着一条金黄色的围巾。身子是绿色的，像树叶一样青翠。它的嘴巴呈月牙形，仿佛锋利的钩子。淘淘天生就是一个淘气包，成天啄笼子，还不停地叫，好像在说：“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”

和淘淘不同，丽丽简直就是一个“小